

第二十一辑

绵阳文史资料

绵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2303

绵阳文史资料

绵阳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政协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03年5月

封面题字：刘天祥

封面设计：南治平

摄影：颜晓亚

封底篆刻：周尚文

周尚文



绵阳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政协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绵阳市远大包装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230千字

印数：1-1600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

绵新出内（2003）字第81号

学习文史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分管副主席	吕丽江	赵显沛	
主 任	南治平		
副 主 任	曾广栋	王太源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建国	王太源	文 然
	冯文凡	古代坚	安忠瑶
	孙福良	汪卫星	何文星
	何水校	何多俊	杨子林
	杨培德	陈 红	陈 怡
	李基金	岳定海	胥学贵
	崔大明	黄伯钊	曾广栋
	颜志强	颜晓亚	

《绵阳文史资料》编辑人员名单

顾 问	邱文德	雷启荣	
编 主	吕丽江	赵显沛	姚 衡
主 副	南治平		
编 校	曾广栋	王太源	
	杨 光		
	季家俊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组织委员视察江油窦圉山云岩寺
文物保护情况（2002. 11. 28）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组织委员视察梓潼大庙山文物
保护情况（2002.11.29）



市政协学习文史委总结2002年工作（2003.1.6）

目 录

往事追忆

邓小平到江油	罗昌文(1)
回忆李林枝同志	羊重海(5)
忆郭诚同志二三事	江瑞炯 杨朝俊(10)
怀念新中国安县首任县长赵鸿图	陈永奎(15)
记解满书记领导安县人民进行水利建设	高一旭(20)
怀念吴儒玢同志	杨朝俊(25)

沧桑看云

坚持实事求是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	王宗林(35)
盐亭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始末	杨思黎(50)

与时俱进的三台民盟	刘承廉(57)
安县人民运粮支援剿匪	陈兴荣(62)
盐亭县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	冯秀冬(70)

人物春秋

总参谋长的平民情怀	孙先锋(76)
经史学家蒙文通	廖仲宣(81)
记川剧演员米泽秀	唐永啸(93)
记三台“水利诗人”向成国	左 启(103)
诗人徐放与四川·三台	邓亚曾(107)
我的父亲	马经义(109)

知青岁月

知青风俗谈	易可情(121)
-------------	----------

经济史话

平武县农村初级电气化建设始末	强国清(135)
绵阳工业发展回顾	史中水(162)
盐亭县城镇建设大发展	何增鸾(169)

目 录

三台建行对资产负债管理的探索	唐宏毅(181)
1956年绵阳县国民经济大发展	江瑞炯 杨朝俊(189)

民族宗教

平武县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强国清(206)
建国初平武县民族工作纪略	萧猷源(219)
平武县土司制废除始末	杨培德(239)

文革轶事

几个重点工程设计与施工的回顾	向成国(244)
忆化林“文革”中的一场小风波	周盛汉(257)

邓小平到江油

罗 昌 文

1958年10月17日，邓小平总书记到了江油。

当时，我是江油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那天早晨，县委书记苗满山向我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他要到马角坝去等候，要我去请县长白光亮过来。说完，就与杨启楷等人步行去了火车站。

上午10点左右，县委院内来了四辆小卧车。当时整个江油没有一辆汽车，后来知道这些车是火车上运来的。那时的县委机关设在旧时的火神庙内（现党校），后院是撤去菩萨留下的圆柱大厅，用来开大会。前院有个大坝子，两边是长长的厢房，县委各部门全在这些厢房中办公。县委办公室在东厢房，只有我和杨启楷主任两人，他经常列席县委常委会议或与书记下乡。我在办公室管印章，处理文书档案、来信来访，还要承担接待应酬。

院里来了这么多小汽车，大家都很惊奇，纷纷探头张望。我到唯一的县委小会议室兼接待室去等候。这个会议室在大院左前边的旧时涪源公司小院内，中间隔了一排横厢房。我等了几分钟，未见客人进来，就往前院走，看见了白光亮正和几位车上下来的人站着交谈。白见我就吩咐说：“你去给上面来的客人带个路，到武都。”

我被安排在最前面一辆车上，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后排坐着

两位大个子中年人。上车后，他们不住地提问，见山问山名，过一处地方问地名，还问了我是在干什么的。我感觉出，他们好像是警卫或秘书人员，似有审查我的意思，但态度和语气都很诚恳友善。

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大雨刚停，公路上遍是泥泞。三台县委书记王德立率领的十万民工在武都一带大办钢铁，江油当地的青壮年农民也都上了钢铁前线。公路上走着牵线的人流，有背包扛行李的，有抬树子的，有运矿石的。汽车开得很慢，我隔着玻璃向外看，人们脸上多有好奇或惊愕的神色。即使泥浆溅到身上，也都笑着跑开，很少有怨愤之意。

车过岩嘴头，后面一位像是警卫的同志给我发话：“到一个能看见武都水库的地方停车。”

不一会，到了七里坡。我说：“这里最好看武都水库。”我坐的那辆车停在了坡顶靠前的位置，后面几辆车也跟着缓缓停下。我在此前从未见过小卧车，坐汽车更是头一回。车停了，不知道怎么开车门，只好坐着不动。后面那位像警卫的大个子先下了车，走到前面拉开车门叫我下来，并示意要我站在车边，不要跟着首长去。后面几辆车上的人下车后，就往右边的缓坡上走去，到一个稍高的小平台上停下了。他们面向北面的武都方向，有说有笑，还不时比划着。相距我站的地方至少在30米以上，他们说些什么，我都未听见。警卫和秘书与我站在一起，继续问这问那。正说话间，前面一位穿银灰色中山服的大个子向我招手：“小鬼！你过来一下。”我认出，他是西南局、四川省委书记阎秀峰（当时李井泉是第一书记，其余都称书记）。那段时间，他常在江油。我疾步走到他面前。那时我虽已二十出头，也接待过省、市领导，但在这么多中央领导面前还是显得很拘谨，连环视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不知是哪位领导问我前面的山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左边的叫观雾山，右边的叫窦圾山。”有一位操北方口音的大个子领导指着南塔后面，在向其他人介绍武都水库的大坝位置。这段涪江被南塔坡挡住了，看不见江

面。这时，有人问我：“那一带的农民烧不烧石灰？”我回答：“那一带历来就有人在烧石灰。”好我是在那一带长大的，江边的石龙嘴、观音岩、二十四个癞蛤蟆朝圆山、青岗扁等奇形怪石，我小时候都去爬过。我正在心里高兴未被他们问住时，听到一个四川口音说：“漏水的问题好不好解决？”这时，我才抬头认真看了那人一眼，顿时反应过来——这不是邓小平吗！在那个年代，人们除了从挂像上认得毛主席外，对其他中央领导的形象都不太熟悉。中央“八大”会议后，按照上级的要求，县委会议室挂出了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头像。在看电影时，放映正片前，一般要加映点新闻纪录片，我是从那里面知道一些中央领导模样的。

那位操北方口音的领导继续给小平总书记介绍情况，话中有不少专业术语，加上口音不熟悉，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话中多次说到喀斯特这个词我听懂了。因为我曾经读过《徐霞客游记》，知道喀斯特就是石灰岩溶，是形成溶洞的地质结构。这时，我才明白了他们问我烧不烧石灰的原由。

小平在听那位专家讲解时，眼睛始终盯着脚下城塘、阳亭两块坝子，不时抬头看看观雾山和窦圆山，看着从两山之间流出来的涪江凝神沉思。在那位专家讲解完后，小平总书记说了一句：“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随即转身就往坡下走，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走。秀峰书记示意我朝后退让，等他们都上了车，我才与警卫、秘书上车，继续向武都方向进发。

那以后，小平总书记再也没到过江油，水利部长钱正英却多次来过。我们听说武都水库不修了，在石龙嘴、观音岩一带涪江上搞了几年地质钻探的机械设备也撤走了。若干年后，武都水库的设计方案变成了武都引水工程，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多次把它称为“第二个都江堰”，武引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大大提高。我想，他的宏伟构思也许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吧！

上车后，警卫告诉我，要去看看大炼钢铁。当时的公路只能通

到武都街上,但我知道钢铁民工正在修筑通往观雾山矿区的公路,便指引驾驶员出北门,到了公子坪。这里是三台县钢铁大军的战场,到处是土高炉,运树子、运矿石的民工川流不息。汽车在一片密集的土高炉附近停下了,几辆车上的人陪同小平同志往前走,警卫仍示意我在车旁等着。武都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王德立也赶来了,陪着他们走走停停,边交谈、边比划。没过几分钟,就叫往回走。

回到武都街上,我坐的车刚到水巷子前面的供销社附近,警卫叫停车。回头看,后面几辆车先停下了,离我们有一段距离。街左边有条长长的巷子,不过一二米宽,那是通往区委的唯一通道,汽车开不进去。区委第一书记白宇清和副书记刘禹九站在巷子外面的街上等候,秀峰书记和后面那辆车上的几位领导下车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小平没有下车。刘禹九看见我在前面站着,就走过来搭话。他神秘地说:“总书记问起粮食问题,我们粮站的大米只够吃三天了。”这时候,身后有位小媳妇模样的女同志悄悄叫他:“刘书记,是不是毛主席来了!”刘厉声斥责:“莫乱说!不是得。”小媳妇吓得伸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正说着,后面那辆车开动了,从我身边过去,后队变成了前队。警卫招呼我上车,我们尾随着跟了上去。回到中坝,我在纪念碑前下车。车队往大河坝涪江边上开去,过渡去了火车站。

后来,听苗满山书记讲,小平同志原计划到澄水看大炼钢铁。那天早晨,彭华(绵阳地委第二书记)急令苗满山赶到马角坝抢修一座便桥。苗满山组织了200多人搬运石头、砂子,修好时已午后了。小平同志的专列经过马角坝火车站,没有停,直接去了广元。

转瞬已经过去四十四年,小平总书记到江油的音容笑貌,我至今清晰在目,终身难忘。没想到,他老人家那句简短而随和的话,竟然催生出了一个武都引水工程。现在回味起他那高瞻远瞩的智慧决策,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回忆李林枝同志

羊重海

李林枝同志是原绵阳地区地委书记，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解放后李林枝同志是遂宁专区的地委书记，五十年代初期我一直在遂宁专署财委、统计科、计划科从事计划统计工作。1956年，林枝同志研究如何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800斤的问题时，我和他有了一些交往，他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心，对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责任心，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能够那样脚踏实地、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是在遂宁地委常委会议室我第一次参加了由林枝同志主持研究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如何达到800斤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部分常委、专署领导和专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是唯一作为工作人员跟专署统计科长郭升元同志一道参加会议的。当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未正式公布，先是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十七条”，随后又把“十七条”发给各地征求意见。1956年1月上旬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

过。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任务是要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提高农作物产量。规定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农业发展纲要还对棉花产量和农村其他生产、科技、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都作了规定。遂宁专区是属于要求达到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 500 斤的地区,林枝同志讲了中央文件精神之后,让大家讨论提出贯彻意见,中心是如何提前实现 800 斤的问题。当时,这确实是一个新问题,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国还没有长期规划,《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算是我国最早的长期规划,专区一级乍然讨论长远设想自然是陌生的。而那时的情况是农村土地改革后,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恢复和发展。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已经达到 400 多斤;另一方面,遂宁专区是个丘陵地区,土质贫脊,水利设施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塘埝,肥料则依靠养猪积肥,全区还没有一个化肥厂,生产条件限制着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到会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自然感到压力很大,每亩耕地平均年产粮食要再大幅度增长,以致翻一番谈何容易,在讨论中一时难以提出系统的办法,有的觉得现在产量已经很高,有的也讲生产条件太差。这样讨论来讨论去半天提不出提高粮食亩产水平的办法来,到会的同志难免感到尴尬,林枝同志也有些恼火,议论中难免有些批评之词。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而无所顾忌,因为按说我这个小科员并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趁大家挨了批评冷场之时,我轻声地说,我大体估算了一下(五十年代还没有计算器,开会带算盘不方便,我用计算尺估算,只有三位数是准确的),1955 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已达到 400 多斤,差点数的县如盐亭也已达 300 多斤,比 1949 年增加 150 多斤,比 1952 年增加 80—100 斤左右,从粮食增长的规律来看我觉得只要逐步改变

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改田改土,改良耕作技术,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是可以实现 800 斤的。比如多搞复种,增加复种指数就是提高每亩耕地粮食年产量的有效办法。林枝同志听了我的简短发言后颇感兴趣,对大家说:我看还是有人动脑筋,研究问题就是要动脑筋。不要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不要光强调困难,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嘛。

林枝同志对领导干部一向要求严格,他的威望高,又服众,他召集会议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十分谨慎。但他对年轻同志十分爱护和鼓励,有时甚至表现出宽容。我记得因为工作关系,我对全区的一些经济数据记得较熟,比如耕地面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生猪头数、购买力总额等等,都能随口说出,所以地委研究经济问题,领导参加会议便叫我一一道去,像是作个助手。林枝同志研究问题爱算帐,爱问数字,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汇报时数字搞不清楚是要挨批评的,有时批评得很利害。我一般的大数字虽然记得熟,有时搞忙了也有说错的时候,可林枝同志发现后他还笑着说,你没弄清楚,弄清楚了再说嘛。那时工作效率很高,他研究问题一般是要决策的,不是议而不决,他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是难得的。

隔了两三天后,地委办公室通知叫我把历年的统计资料和算盘带上到林枝同志办公室去算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的帐,我知道这又是为过《农纲》的事了。到了他的办公室一看,他正坐在那里等着,原先我以为还有其他同志,结果是书记和我算帐。他说我们来计算一下,看要多少年、多大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粮食亩产 800 斤的规划。这种算法很复杂,不像现在用计算机那么简单,首先要假设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再用速度乘基数的总产量,后用总产量除耕地面积求每亩耕地平均年产量,这种算法都得用算盘来打,还得用平均增长速度一年一年地算给他看,这样他才放心,所以算一个速度的产量要费许多时间,那时我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他定了速度后我就打算盘,他的办公室在一楼一底的楼上,空荡荡的一间房